

李立三

郭 展 刘传政



李 立 三

郭晨 刘传政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怀柔王史山胶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 145,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册



1. 一九四八年八月，李立三参加主持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图为李立三在大会上致词。



2. 一九二二年在安源的李立三



3.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立三参加了开国大典。图为毛泽东同志宣读政府公告。自左至右：吴玉章、李立三、林伯渠。



4. 中国政治协商会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李立三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身份，出席了闭幕式。图自左至右：李立三、习仲勋、高崇民。



5.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李立三在劳动部召集出席中国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会代表与工商业代表举行座谈会。图：李立三在会上讲话。



6. 一九五〇年八月，郭沫若为团长、李立三为副团长率领友好代表团访问朝鲜。图为李立三在朝鲜一次座谈会上讲话。

7. 一九六一年秋，李立三偕夫人李莎在昆明休养。



8. 一九五一年二
毛驴游长城。





9.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李立三参观鲁迅纪念馆后留言。

李立三、贾拓夫同志追悼会



10.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公园
中山堂隆重举行李立三、贾拓夫同志追悼会。图为追悼会场景。

目 录

一、名字的变幻·····	1
二、不安份的少年·····	4
三、投笔效班侯·····	10
四、赴法勤工俭学·····	15
五、“而今方觉廿年非”·····	18
六、组织“勤工俭学学会”·····	22
七、进占里昂中法大学·····	26
八、被逐回国途中·····	29
九、清水塘受命·····	32
十、父子异途情·····	35
十一、筹办平民学校·····	39
十二、“游学先生”忙游说·····	44
十三、一人两手擎青天·····	47
十四、独木桥上一头牛·····	52
十五、中国产业工人的第一个党支部·····	55
十六、中国第一个工人商店·····	61
十七、“哀兵必胜”·····	64
十八、罢工总指挥的运筹·····	68
十九、只谋工人翻个身·····	72
二十、争取帮会头目·····	76
二十一、铁拳一挥：罢工！·····	81

二十二、惩罚工头·····	84
二十三、硬以勇对 软以智斗·····	87
二十四、工人领袖工人护·····	92
二十五、“炭古佬”第一次抬了头·····	95
二十六、匹夫不可夺志·····	98
二十七、两袖清风·····	101
二十八、短命的游乐部·····	103
二十九、一枝一叶总关情·····	108
三十、硕果仅存·····	111
三十一、把安源的火种撒出去·····	114
三十二、在二月罢工中·····	116
三十三、“五卅”运动的总指挥·····	122
三十四、几度出生入死·····	126
三十五、收回汉口英租界·····	130
三十六、胸怀世界的宽阔视野·····	134
三十七、南昌起义的鼓动者·····	137
三十八、第二次追悼会·····	143
三十九、党中央主要领导人·····	148
四十、“立三路线”·····	154
四十一、区区小事成大祸·····	161
四十二、异国他乡结情侣·····	167
四十三、十月革命的“礼物”·····	175
四十四、信念的力量·····	180
四十五、热情接待冼星海·····	185
四十六、飞回祖国·····	188
四十七、在东北局的日子里·····	191

四十八、主持全总工作.....	198
四十九、玉碎见忠贞.....	205
五十、第三次追悼会.....	211
后记.....	213

一、名字的变幻

风寒凌大地，浓雾塞苍天。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湖南醴陵县城郊阳三石芋园府李昌圭秀才家，一个婴儿呱呱堕地，来到了这个黑沉沉、冷冰冰的世界上。他，就是后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李立三同志。

三朝那天，贺喜的秀才、绅士络绎不绝。席间，李家请客人给孩子取名。一位老翁放下酒盅，抿抿嘴，摇头晃脑道：“方才我在后院赏花，看见李府那株百龄风尾开了花，真是千载难逢、喜上添喜呀！我看此子来日贵不可言，依老朽思来，就叫他凤生何如？”

“唔，公公高见，正合我意！”李昌圭喜形于色，高兴地说。

“英雄所见略同，妙哉，妙哉！”众人附和着。

李立三的第一个乳名，就这样定下来了。

李立三，哥哥，生性聪颖，四岁就能吟诗作对，可惜才高命薄，未成年就夭折了。李昌圭深怕凤生大命不长，便按乡间习俗，又给他取了个贱名，叫狗妹仔，以避邪躲祸。

李立三后来谈及此事，曾呵呵地笑着对人说：“这贱名也的确够贱的了，改了性别不算，还要冠以‘狗’字。大概在

父亲的眼里，女人本来就‘贱’吧！”

到了上学年龄，李昌圭又按祠堂的字辈，将凤生改名为隆郅。以后在私塾读书，到法国留学，都是用这个名字。

一九二一年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派李隆郅到安源开辟工人运动。行前，毛泽东对他说：“你的名字难认又难写，建议你改一改。”隆郅到安源后，就将自己的名字改成能至。“能至”本来是“隆郅”的谐音，由于他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精明能干，成绩卓著，安源工人称他为能人，说是“能至者，能人到来之意也”。

在这以后，他还得过三个绰号：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以激烈勇敢著称，同学们称他为“坦克”；赵世炎同志说他是“一条毛茸茸的小大虫”；毛泽东同志针对他莽撞好动的性格，曾叫他为“冒失鬼”。

一九二三年四月，李能至调离安源，到武汉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一九二五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为了便于工作，他曾改名李诚。常用名还是“李隆郅”。

有一天，他和邓中夏坐火车到吴淞口去，参加那里的工会选举。车上，邓中夏望着李隆郅，象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一把拉住他，说：“今天晚上举行选举，你这名字太文了，象这个‘郅’字，工人别说写，认也难认。但名字应该简单的吧。”

李隆郅点点头，说：“可以，但改个什么名字好呢？”

邓中夏思索了一会，忽然抬头瞥见路边站着三个人，便灵机一动，说：“叫三立吧！笔划简单，写起来方便。”

李隆郅笑着说：“三立不太好听，我看，叫李立三得了。”

李立三，这个中外著名的名字，就是这样在火车上偶然起的。

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这个名字也响亮了，有不少人在这名字上咬文嚼字。学究们说他胸怀大志，要“立德、立功、立言”；国民党说他是“决心转向，要立三民主义”。这些，显然都是毫无根据的胡乱猜测。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三〇年九月，李立三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曾化名肖柏生。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党派他去苏联学习。在苏联的十五个艰难的年头里，他用的名字是李明，并起了一个俄国名字，叫亚力山大·拉宾。

一九四六年一月，李立三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国。一九四六年六月，李立三化名李敏然，以军事调处执行部东北小组中共方面负责人的身份，赴长春、沈阳同国民党方面代表谈判。美国情报部门公布了一条消息，说中共代表李敏然就是中共重要领导人李立三。东北立即轰动起来了。国民党的头目郑洞国、廖耀湘等纷纷以同乡的名义，到他的住处看望。

李立三同志的这一长串名字，同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一样，富有传奇色彩，闪烁着历史进程的折光。名字不断变换，职务不断起落，但他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念，始终不移；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意志，始终不变。

二、不安份的少年

醴陵县境内有一条渌江，江畔姜岭北麓“地下有陵，陵下有井，涌泉如醴”。醴陵因此而得名。

井旁“姹花异草，映带潏潏，玉镜金盘，荡漾沉碧”，为渌江八大胜景之一。

古人赋诗云：

笔峰斜倚渌江中，
两道文光湛碧空。
江草烟含宫锦绿，
岸花光映杏园红。
争夸人杰当年盛，
共拟昌期此日逢。
古讖久虚终必应，
迅雷何日起鱼龙。

到了二十世纪初，醴陵一时群英四起，人文荟萃。李立三，便是这群英华中的杰出代表。

李立三的家，早年能收四十余石租，后来逐渐破产。到了李立三少年时期，每年只能收二十石左右的租谷了。

李立三父亲名昌圭，字镜蓉，是一位儒雅的晚清秀才，以教私塾为业。

李家有十余间房屋，院门正中题有正楷“芋园”二字，

两旁镌有楹联：“春华秋实”、“日昇月恒”。门前一口形似脚鱼的池塘，后山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显示出一派幽雅别致的田园风光。

李立三自幼聪明活泼，争强好胜。他常给自己的幻想安上翱翔的翅膀，时而钻进竹林，探索笋子是怎样破土而出的奥秘；时而潜入池塘，追寻鱼儿在水中生活的特性。

他常缠着妈妈，到一里外的街市上买米豆腐吃。那种雪白鲜嫩的小块块，在小摊担的铁锅里扑腾着，透出一股股诱人的清香，闻一闻都叫人咽口水。妈妈买来一碗，撒上些葱花，洒几滴小酒（即醋），还有那辣椒粉，是无论如何也少不得的，然后往小凳上一坐，舀一羹到嘴里，味道儿美极了。

吃饱了，妈妈要回家去编爆竹。李立三则去淥江水畔，看那吐着黑烟，喘着粗气，还敢与江水赛跑的火车；要不，就去阳三石，看那戏台上替老百姓伸冤报仇的包公。

李立三还常常参与小朋友们的恶作剧。有时他们在一个虐待丈夫前妻遗孤的女人家门前，偷偷挖个陷坑，然后躲在旁边，等着看她受“报应”；有时在欺负小伢仔的“癞头”背上画乌龟；甚至借口找皮球，把邻居女人偷汉子的证据给找了出来。

李昌圭不喜欢儿子的这种性格，对他严加管束。刚满六岁的李立三就被送进蒙童馆读四书五经。

李立三记忆力很强，常常很快把老师指定的书背诵出来，然后偷偷借读《聊斋》、《水浒》、《三国演义》等杂书。

作为封建家庭的长子，他自然无法逃脱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命运。李昌圭发现他在读“杂书”，便是一顿训斥。随之而来的惩罚，便是背书量大大加重，甚至还亲自教他练习